

悲 憤

耦怨

劇編賽 茄

戲劇文學出版社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怨·耦·

著作者 蕭 賽

發行人 魏良淦

總經理

社：成都會府西街八十號
社：成都祠堂街孝天大樓

三〇五號

渝 滬

社：重慶建設路五號
社：上海四馬路中

定價：每冊國幣貳仟伍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號：DL·A0002

一九四七年二月蓉初版二〇〇〇册

清末

第一幕

第一景 城內，上官府邸，洞房花燭夜。

第二景 城外，石村羅家，洞房花燭夜。

第二幕

第一景 相隔六年，同第一幕第一景。

第二景 相隔六年，同第一幕第二景。

第三幕

第一景 刑部獄。

第二景 相隔不久，同第二幕第一景。

第一幕

第一景 城內・上官府邸・洞房花燭夜。

(洞房——屋左設新人寶榻，精雕飛龍舞鳳，配着朱鑲踏凳，懸着茜花繡帳，榻中鋪紅綠被，合歡枕。

左壁，朱色妝台一架，有橢圓雪鏡，上置宮粉胭脂金釵花鉢等，畫鏡有鑄凳。妝台側，懸大紅銹金「囍」字屏，屏旁，銳令聯，聯文自是佳句。

正面，房門，垂綠簾，輕紗之外，可見正字扶欄，直通樓下。一進門來，兩旁立冰紋櫃，櫃頂七櫳八箱，下排雕花棹椅，各飾喜色披墊。右壁有長窗，窗外挂湘竹簾，簾外垂楊柳，簾內養鸚鵡。窗下有朱色書案，案上精置文房四寶，高燒龍鳳燭台，案旁亦有繡凳。

偏右，擺朱色八仙棹，棹上設無雙譜茶具，圍以繡凳。

房中懸透亮的金絲八方燈籠一對。

幕啓，洞房花燭，春夜靜，遠處傳來賀客笑聲，跟隨子的琴弦聲。

簾外，柳影，藍天，無片雲，圓月如畫，疎星浮在空中。

吳師母和雍十二娘的笑聲由遠而近，相扶上樓。

師母上了年紀，一慈祥愽悌之中年婦，旋登樓旋笑，旋喘氣，着茶黃緞子過膝衣裙，鑲水雲寬邊，髮雖沙白，氣色尚佳。雍十二娘笑聲又尖又脆，着玉色短衫，緊脚袴，脚下紅銹花鞋，腋間垂朱色湖綢帕，頭髮梳得很亮，腦後插一朵嬌滴滴的鮮花，可惜寡骨臉，牙齒有點往外突，人已三十開外，兩頰還忍心抹着胭脂，眉毛是畫了又畫，挂了對搖搖擺擺的玉耳環，手內抱了個景泰藍的水煙袋，一路笑上樓來。）

吳師母 總算上來了，這麼高的樓！

十二娘 嘻嘻，新房安排在樓上，不消說樓又這樣兒高，累了你老人家。

吳師母 還算好。

十二娘 （指手畫腳）喲！吳老師娘子，你瞧，瞧你這位女門生的妝奩多好啊！這些箱子櫃子都是裝得滿滿兒的！這椅子坐着夠多麼舒服呀！（試）這兒還可以靠手，不消說抽起水煙來纔更方便！（試）瞧，這張八仙棹子纔叫好呀！是老爺親自去給他女婿選的，不消說單是這玩意兒就花了不少的銀子，

老爺人真好，給小姐辦陪屋他是不怕花錢的！

吳師母（隨便看看）唔！

十二娘 吳老師娘子，你瞧，這梳妝台做得多精緻呀！（照照自己理理花）哈！真
是幾輩子修積得來的福氣！

吳師母 唔！

十二娘 吳老師娘子，你快來看，這床櫈可怪像是尋班大仙做的哩！我真不知道要
怎麼樣兒說牠纔好！不消說，千句話，萬句話，只有上官公子跟冷小姐纔
能夠四配得上呀！

吳師母 唔！

十二娘 可他們兩個人又都是你老人家的門生，

吳師母（落坐）雍十二娘，你真會說話，這一下子你可把我也給說好了！

十二娘 本來就好，那兒是我說好的呢？我總要說吳老師跟你吳老師娘子，真慧有
學問，有才學，纔會教導出這麼好的一對學生，不消說，公子也好，小姐
也好，（落坐）

吳師母 也全虧得你替他們兩家說合，真應該叫他們夫婦一人敬你三百杯！

十二娘

哎喲，我的吳老師娘子，這一來，醉翻過去，明年子的今天可還趴不起來，不消說，公子跟小姐郎才女貌，真是天配成一對兒的，那裏算是我這張貧嘴跟他們說合的哩，不過，不過也總算是兩府的夫人老爺青賞我這張臉，吳老師娘子，他們中表開親，親上又重親，不消說，可再好也沒有子。（不然其說）不過……是否？（轉爲一笑）哦，棄十二娘，你是說對了，（明知其意）吳老師娘子，你說不過……是否？

吳師母

唔，我隨便想想！

十二娘

你是不是以爲羅家的那個公子呢？……（回首看看無人）哎呀，再不消說，吳老師娘子，從前我也扭過心，扭過急，怕這門子親事會鬧出甚麼亂子來，可如今呢？如今就甚麼事情也都放平了！

吳師母

（不全信）是嗎？

十二娘

是的，我總愛說，老鴉就該歸老鴉的窩兒，鳳凰就得回鳳凰的巢兒，上官公子配洽小姐是門當戶對，大家都說得過去，瞧着順眼兒，羅公子？羅公子他憑甚麼，哦，告罪得很，不消說，這一個還是你老人家的門生喫，咱們隨便談，你說吧，不打緊，

吳師母

十二娘

好，這我就先告訴了。你想，羅公子雖然跟冷府上也是表親，他從前也是門高戶大，是，可我的老天，你有錢嗎？從前有錢呀，現在你又何必一定想來高攀呢？冷府上的千金小姐要嫁給像他那樣的窮人，這兩家子又怎麼說得過去呢？誰又瞧着順眼兒呢？說句笑話，（冷笑）就憑這麼好的妝臺，你羅公子鄉裏的那個家，門太小了，我愁怎麼過得下呀，所以不消說，還不趁早兒兩開交，別人走別人的陽關道，你過你的獨木橋，這一來不甚麼事情都沒了，吳老師娘子，你說是不是呢？（一面抽水煙）

吳師母

誠齋（她丈夫）早年設館教他們三個人的時候，湘裙這孩子跟夢寒，自小兒感情說就很好，上官子昂跟他們兩個都不多大合得來。

十二娘

（一面抽水煙）這就不對了，依我看，有錢的孩子就該跟有錢的在一道，沒錢的就該跟沒錢的一起，嘻嘻，將來彼此不消說纔會收圓結果，兒孫滿堂。

吳師母
那時候兒孩子們年紀都小，誰顧到將來有錢沒錢呢？

十二娘

那他們就是自討苦吃囉！不過，哎哟，我這個人呀，（看家本領）就是看不慣這些男娃娃們女娃娃們吃苦，於是我就跑到鄉裏的薛家去，薛老爺在

鄉裏是既有勢又有錢，我纔東說，西說，東編，西編，他老人家纔肯把他
的女兒金鳳許配給羅家，我勸他羅家雖然窮，圖個子弟會唸書，將來的發
變大。

吳師母 那嗎夢寒喜不喜呢？

十二娘 你說羅公子呀，呸，管他的，只要他那個害病的媽喜歡就得了，世道亂，
不消說，薛家還不是跟冷家一樣，摧着要男家抬親，再說，他媽的病害得
那個樣子，接個媳婦兒沖沖喜，免得一口氣不來，守孝三年，怎麼得了，
所以你門生羅夢寒跟薛家金鳳小姐，是在下一個月就有喜酒了。

吳師母 終久不是夢寒心裏願意的吧！

十二娘 哟，年輕人，收了親，三年五載有了孩子，久久後還說個甚麼？

吳師母 能像你這嬌兒說，那就好了喫一

十二娘 嘻嘻，不消說，反正這四家的公子小姐，小姐公子，我都給他們還了一樁
心願，成全了一件好事，我常常想，菩薩也該給我這老不死的減少點兒年
災呀日降！

吳師母 雖十二娘，不用說，菩薩得給你添壽元，保佑你，就這些公子小姐也得重

重兒的謝你呀！

十二娘

好，依我看，免了吧。（起身往窗外走）想結婚，謝媒人，結了婚，就冤

吳師母

我的先人祖人！

雍十二娘：你真是會說笑話。

十二娘

（望）月亮圓圓了，不消說人也圓圓了！

吳師母

這全都是你的功勞呀！

十二娘
給你老人家誇獎得好，（看文房四寶）你瞧，吳老師娘子，這都是夫人給她女婿的文房四寶，真珠嵌的，珊瑚雕的，象牙磨的，玉琢的，不消說，姑老爺是個讀書人，正用得上，哎喲，夫人收拾了好多年了，不為她巴心巴肝的女兒出閣到這麼好的人家來，這些東西，恐怕連瞧我們都瞧不見一眼兒。

（遠處傳來賀客笑聲，跟糖子的琴弦聲。）

吳師母
他們還在鬧酒呀！

十二娘
誰說不呢？一個個都喝得像關老爺似的，還再斟我們小姐斟呀斟呀的，哼，當新娘子的人就好像該受氣似的，客又多，腳兒都站痛了，手兒都斟軟

了，不消說，小姐從早晨到現在連一點兒東西都沒吃，可昨兒個晚上在娘家就哭了一個通夜。

吳師母 怎麼？湘裙昨兒個晚上哭了一個通夜？

十二娘 不消說是的，女孩兒家哭嫁是一套專門的學問，嘻嘻，說句笑話，嫁蓋沒辦夠，增甚麼？缺甚麼？都在哭那個時候兒來解決！（俯首窗外樓底）

吳師母 （若有所思）怎麼——一哭就哭一個通夜，唉！

十二娘 哟喲，我的三魂七魄呀，這下子我可知道這樓有多高多厚了，要跌了下去，連媽都叫不出一聲！（用手摸耳朵喊魂）

吳師母 （想）哭一個——通夜？

十二娘 嘴，你還在想着他哭一個通夜，哭兩個通夜，你老人家真是太慈悲，太痛愛你的門生了，別那麼樣兒，不消說，好在是門生嫁門生，都不算外人，嘻嘻，吳老師娘子，我這個話該對喚！

吳師母 暖，

春 紅 小姐到

（小婢春紅扶冷湘裙上樓，新娘帶着珠翠繚繞的鳳冠，穿着大紅的吉

服青裙，上繡山河龍鳳，頭上珠串連了粉面嬌容。見師母時，請了個穿
，師母扶她一扶，欠欠身。春紅穿淡黃衣袴繡花鞋，梳兩條黑油油的毛
辮子，這團扇，扶湘裙往妝台前坐下。」

十二娘 (趕忙放下水煙袋)哎喲，可苦了我的小姐了！——扶住湘裙，幫她卸去鳳
冠，春紅在旁掌扇。瞧，鳳冠兒這麼重，可壓壞了我的小姐了！

吳師母 湘裙，累了嗎？

冷湘裙 (顯出杏臉桃腮柳眉秀目)啊，師母，沒甚麼，請坐。

十二娘 讓我來給小姐燙茶。

冷湘裙 (擺手)

吳師母 (落坐)……聽說，聽說你昨晚上又哭來？(湘裙低頭)別那麼傷心了

冷湘裙 (低頭)啊，師母，(看十二娘一眼)師母是知道我的！——從袖中取手綢

拭淚。
(大不了然)小姐……

十二娘 湘裙，心裏別難過，保重你自己要緊！

吳師母

湘裙，心裏別難過，保重你自己要緊！

冷湘裙（低頭）遵師母您的教訓，

春紅（給師母請安）婢子裏告，剛纔吳誠齋老爺在找老夫人哩。

吳師母好，我看誠齋去，（起身，湘裙亦起身）湘裙，（牽她的手）聽我的話，心事別難過，保重你自己要緊！

冷湘裙

（點頭）是的，師母，我混得「活」下去，

十二娘

小姐（大不了然）……

冷湘裙

十二娘，請你扶老夫人下樓，師母，這我就沒遠送了。

（請安）

吳師母

不要太多禮了，過些日子我再來看佢。

冷湘裙

望隨時受師母您的教訓！

吳師母

好，這我就下去了。

十二娘

哎唷，極高，讓我來扶你老人家！

冷湘裙

（十二娘扶師母下樓，遠處又傳來賀客笑聲，跟譜子的琴弦聲。）

春紅

（顙至坐倒）啊！

冷湘裙

春紅

冷湘裙

春紅

冷湘裙

春紅

……春紅，趕緊下樓去請羅夢寒公子到這兒來，瞞着他們。
假使羅公子他不肯來呢？

……那你，那你就說，說我說的，叫他福當上樓來給我弔一次孝好了！

小姐！可好話要多說！

你趕緊去吧，春紅，省得隔會兒又有人來了。

是，小姐。（下樓）

（湘裙徘徊室內，遠處賀客中有人唱柳永之「晝夜樂」。）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歎，終作別離情緒！況復
闌珊春色暮，對滿目亂花狂絮！直恐好風光！盡隨伊歸去！

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輕負！早知恁地難拌，悔不當初留住！其奈
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曲終掌聲四起。春紅同羅夢寒上，夢寒穿玉色布長衫，白襪烏靴，
領上圈着一圈毛辮，唇紅齒白眼大鼻挺，兩道劍眉臨風玉立，人有幾分
酒意，右手握摺扇，左手被春紅牽住袖子，拉上樓來。）

娘！你這討打的小東西，難道說你不知道你羅老爺的家世貧寒，是只有這

羅夢寒

一件拜客的衣服嗎？扯扯扯，扯甚麼？大！

春紅
（向湘裙請安）婢子稟告小姐，羅公子上樓來了。（隨即下樓，恐防人來，好作巡風。）

（夢寒與湘裙相視良久）

冷湘裙
真像是一場夢！夢寒！

羅夢寒
那里是夢？冷小姐，眼睜睜的，這分明是我來跟你道喜！

冷湘裙
夢寒！事到如今！你還這樣兒說嗎？

羅夢寒
爹娘偏偏生下我羅夢寒這張貧嘴，人雖窮，骨頭可硬，我又沒吃上官小奶奶府上的飯長大的，喂大的，誰敢管我不說？那一個敢管我不說？

冷湘裙
夢寒……

羅夢寒
告訴你，這名兒從前還可以喊，到現在可不能隨便這樣子稱呼，朝廷論爵，咱們鄉黨就該序齒，我同你是表親，你該喊我聲表兄，我該喊你聲表妹，要不然，我們就照宦場裏的官稱也行，我喊你聲小姐，你就該喊我聲公子，要是依着子昂表兄的稱呼，那我還得喊你聲表嫂夫人，記住，千萬得記住，這是「正名」的問題。

冷湘裙

……夢寒！

羅夢寒

你又來了！

冷湘裙

夢寒，難道往日，我們一點兒情分都沒有嗎？

(笑)呵呵，往日的情分？往日我們是有情分嗎？表妹妹小姐，你看，我這個人，真是太健忘了，太健忘了，呸！(打自己手背，揩着手背罵。)

你看你，你就忘記得這麼快呀！你就忘記得這麼乾淨呀！

冷湘裙

夢寒·唔落夠了吧！

(含恨)沒有，沒有，因為，今天在府上多擾了兩三杯你的喜酒，(借酒發憤)不知不覺騙話也就多了，(看見鸚鵡)喂，就拿這鸚哥兒來說吧，看外表，可長得真好，綠的毛，紅的嘴，可牠始終是隻鳥兒，是隻飛禽，這隻鳥毛，任憑人去拴着、鎖着、喂着、教着，人對牠說：「客來了，叫丫環，倒茶來。」這鸚哥兒也說：「客來了，叫丫環，倒茶來。」人又對牠說：「我待你是真心真意呀！」這鸚哥兒也是說：「我待你是真心真意呀！」

冷湘裙

夢寒！